



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
COLLECTED STORIES
OF ERNEST HEMINGWAY

重压下的优雅



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

COLLECTED STORIES
OF ERNEST HEMINGWAY

重压下的优雅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重压下的优雅: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;
李华山, 王一雯, 欧阳瑾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404-5335-0

I. ①重… II. ①海… ②李… ③王… ④欧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8159 号



重压下的优雅: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

作 者: 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译 者: 李华山 王一雯 欧阳瑾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易 见 吴 健

翻译统筹: 刘荣跃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

封面设计: 可塑 + 虫子 + Jerry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335-0

定 价: 22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 录

老人与海 / 001
弗朗西斯·麦康博短暂的幸福生活 / 065
世界之都 / 101
乞力马扎罗之雪 / 115
杀人者 / 143
暴风雨后 / 154
干净敞亮之地 / 160
桥边的老人 / 166
了却一段情 / 169
雨中的猫 / 174
在异乡 / 178
白象似的群山 / 184
阿尔卑斯牧歌 / 190
世上的光 / 197
沧海桑田 / 205
同性恋者之母 / 210
两代父子 / 215
忠贞的公牛 / 227
列车之旅 / 230
五万元 / 249
决战前夜 / 278

老人与海

他是位老人，独自驾着一条小船在湾流^①中打鱼，已经八十四天了，可一条鱼也没有打到。起初的四十天里，还有个男孩跟着他。可四十天的一无所获之后，男孩的父母就告诉他说，老人如今定是终于“背时”了——这是形容最倒霉时用的字眼，于是男孩就照他们的吩咐去了另一条船上，那条船在头一周里就捕到了三条很不错的鱼。看着这老人每天驾着小船空手而归，男孩心里很难过，就总是下到岸边去，帮他搬运卷起的缆索或者鱼钩、鱼叉，还有叠在桅杆之上的船帆，那船帆用装面粉的麻袋补过，叠起之后，看起来就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。

老人又瘦又憔悴，脖子后边满是深深的皱纹。他两颊由热带海面上反射的阳光所晒出的肉瘤上，长着褐色的疙瘩。这些疙瘩正好顺着他的脸颊两侧往下长，而由于长年抓弄缆索钓起的大鱼，他的两只手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疤痕。然而其中没有一个是新疤。这些疤痕，跟没有鱼的沙漠之中那些风化之地一样年代久远。

他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苍老，除了那一双眼睛；它们有着与大海相同的颜色，快乐且毫不沮丧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当他们从泊船之处爬上岸来的时候，男孩对他说，“我可以再跟你去了。我们已经赚了点钱。”

^① Gulf Stream：墨西哥湾流，由北美洲东部发源的大西洋北部的温暖洋流，由墨西哥湾、佛罗里达海峡向北及东北流动，与北大西洋暖流会合。

是老人教会了男孩打鱼，男孩很爱这老人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跟了条走运的船。跟他们待着吧。”

“可你得记住，你是怎样在八十七天里没有打到鱼，但接下来我们接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打到很多大鱼吗？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，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我而离开的。”

“是爸爸让我离开你的。我还是个孩子，得听他的吩咐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对，”老人说，“可我们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，“我想请你在台地酒馆^①喝杯啤酒，然后再把打鱼的东西带回家去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好？”老人说，“天下渔人是一家嘛。”

他们坐在台地酒馆喝酒的时候，许多渔人都取笑那老人，可他一点儿也不生气。其他年长的渔人则看着他，心里难过。不过他们没有表露出来，而是礼貌地谈论着洋流，谈论着他们放下鱼线的深度，谈论着持续的好天气以及他们所看到的東西。那天收获颇丰的渔人们都已回来，把他们捕到的大马林鱼杀好，整个地横在两块厚木板上拖着，每块木板的一头都跟踉跄跄地跟着两人，送到鱼库，在那里等着冷冻车来把它们运到哈瓦那^②的市场上去。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则把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工厂里去，在那里将鲨鱼吊在滑轮上，除去肝脏，切下鱼翅，剥下鱼皮，并将鱼肉切成片状以备腌制。

东风刮起的时候，鲨鱼工厂里的臭味会越过港口飘来。不过今天只有一丝丝味道，因为海风已经退向北方，然后逐渐减弱，所以台地酒馆那儿风和日丽，阳光普照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叫道。

① the Terrace：酒馆名。terrace 本指“梯田，台地”，亦可指海滨因冲积而成的台地。

② Havana：哈瓦那，古巴首都及最大城市，位于该岛国的西北部，临墨西哥。

“哎。”老人答应道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想着许多年前的事情。

“我出去帮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^①来吧？”

“不用了。去玩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，而罗吉里奥会撒网。”

“我想去嘛。就算不能和你一起打鱼，我也愿意替你做事。”

“你请我喝过一杯啤酒了，”老人说，“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的时候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你还险些送了命呢。那次我打上来一条活蹦乱跳的鱼，它差点就把船撞得散了架。你还记得不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哒啪哒地到处乱撞乱拍，船上的横座板裂开了，还有用棒子击打那条鱼的声音。我还记得你把我扔在放着湿湿的钓丝卷儿的船头，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，而你用棒子击打那条鱼的声音，就像是在砍树，我浑身上下都是新鲜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呢，还是我后来告诉你的？”

“自打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后，所有事情我都记得。”

老人用那双久经日晒、充满自信而慈爱的眼睛看着他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会带你出海冒一冒险，”他说，“可你是你父母的孩子，你所在的又是一条运气不错的船。”

“我可以去拿沙丁鱼吗？我还知道可以在哪里拿到四条鱼饵呢。”

“今天我还有剩下来的鱼饵呢，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。”

“那我就拿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就行，”老人说。他从未失去过希望和信心，而现在，希望和信心又如微风初起时那样清新鲜活起来。

“两条。”男孩说。

“那就两条吧，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不会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我倒是想偷来着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这些是我买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太过单纯，还没好好想过他什么时候养成

① sardine：沙丁鱼，此处指用作鱼饵的一种小鲱鱼。

的谦逊的品格。然而他知道，他已经养成了这一品格，并且知道谦逊并不可耻，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之心。

“有这样的海流，明天会是个好日子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去哪里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去很远的地方，风向变了就回来。我想天不亮就出海。”

“我会尽量让他^①也去得远远的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，你要是钓到了真正的大家伙，我们就能来帮你。”

“他可不喜欢出海太远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，“可我会看到他看不见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觅食的鸟儿，我看到了就会让他去追海豚的。”

“他的眼睛那么不好吗？”

“他都差不多瞎了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，”老人说道，“他可从来不捕海龟呀。捕海龟才伤眼睛呢。”

“可是，你在米斯基托海岸边^②捕了多年的海龟，而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呀。”

“我可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。”

“可你现在有力气抓住真正的大鱼不？”

“我觉得我有，何况还有许多窍门呢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去吧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我才能拿到渔网去捕沙丁鱼。”

他们收拾好了船上的索具。老人肩上扛着桅杆，男孩搬着木桨和盘起来的、编织得很硬的褐色鱼线，以及鱼钩和带着柄的鱼叉。盛鱼饵的盒子和一根棒子一起搁在船尾，这根棒子是把拖到船边的大鱼打晕用的。没人

① he：此处指男孩所在船上的渔人。

② Mosquito Coast：指米斯基托人（Miskito）所居住的加勒比湾沿岸一带。米斯基托语也作 Mosquito。

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最好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鱼线带回家去，因为露水对它们不好，同时，尽管确信没有本地人会偷他的东西，老人还是觉得没有必要把鱼钩和鱼叉扔在船上引人来偷。

他们一起沿路走向老人的棚屋，从敞开着的门进了屋。老人将船桅连同卷起来的船帆靠墙立着，男孩则把盒子和其他渔具放在旁边。桅杆几乎有棚屋的一间房子那么长，棚屋用一种叫做 guano 的坚硬的大棕榈苞壳建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泥土地面上还有一处用木炭生火做饭的地方。在那褐色的、用坚硬而有着纤维质的 guano 叶子压平搭接而成的墙上，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一幅科夫雷圣母图^①，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曾经有一张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可因为一看到就让他觉得孤单，所以取了下来，放在架子一角他的一件干净衬衣下面。

“你吃什么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一锅黄米饭拌鱼。你也吃点儿吧？”

“不了，我回家去吃。你要我帮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过一会儿我会生的。或者吃冷饭也成。”

“我可以去拿渔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实际上并没有渔网，男孩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。不过他们每天都这样想象着。实际上并没有一锅黄米饭拌鱼，男孩也清楚这个。

“八十五是个比较幸运的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我打上一条鱼，收拾完后会超过一千磅重？”

“我要去拿渔网打沙丁鱼了。你要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要看看棒球方面的消息。”男孩搞不清这份

^① Virgin of Cobre: 科夫雷圣母，即圣母玛利亚，1916年被教皇本笃十五世封为古巴的守护神。海明威凭《老人与海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将其献给科夫雷圣母。圣母祠位于古巴东南部小镇埃尔科夫雷（El Cobre）。

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只是一种想象。但老人从床下拿出了报纸。

“佩利科在酒馆给我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捞到沙丁鱼就回来。我会把你的和我自己的一起冻上，这样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一起用了。我回来后，你可以跟我说说棒球的事。”

“扬基队^①不会输。”

“可是我担心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对扬基队有点信心吧，我的孩子。想想大迪马乔吧。”

“底特律猛虎队和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，我都担心。”

“切实一点吧，要不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你都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仔细看看，我回来后告诉我吧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该不该买张比分是八十五的决赛彩票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的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，你觉得你那个了不起的记录八十七怎么样？”

“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的，你觉得你能找到一张八十五分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行。要两块半。我们找谁借呢？”

“这很容易。我能借到两块半。”

“我觉得我可能也借得到。不过我不会去借。先是借钱，然后就是要饭了。”

“穿得暖和一点，老人家，”男孩说，“现在可是九月份了。”

“这正是有大鱼的月份，”老人回答说，“五月份什么人都能打上鱼来。”

“我要去捞沙丁鱼啦。”男孩说。

男孩回来时，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也已落山。男孩将那床旧军毯从床上拿下来，铺在椅背上搭着，盖在老人的肩上。老人的这双肩膀真是奇怪，尽管很老，却仍很有力，脖子也仍然强壮，老人睡着时头往

① Yankees：指美国纽约的扬基棒球队。Yankee 本用于指美国北方人，后泛指“美国佬”。

前倾，脖子上的褶子也显得没有那么多了。他的衬衣不知补过多少回了，就像船帆似的，而日晒已经使补丁们褪成深浅不同的各种颜色了。不过老人的脑袋已经非常年迈了，由于眼睛闭着，他的脸上显得毫无生气。那张报纸横摊在他的膝上，他用胳膊压着，没让晚风把它吹走。他的脚上没有穿鞋。

男孩没有打扰老人，当他再次回来时，老人还在睡。

“醒醒吧老人家。”男孩叫道，把手放在老人的一个膝头上。

老人睁开了眼睛，好一会儿，他似乎刚从遥远的地方回来。接着他笑了。

“你把什么拿来啦？”他问道。

“晚饭，”男孩说，“我们吃晚饭吧。”

“我还不饿呢。”

“行啦，吃点吧。你不吃饭可打不了鱼。”

“我以前就那么干过。”老人边说边起了身，拿起报纸，把它叠好。然后他又开始叠那床毯子。

“把毛毯披在身上吧，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让你不吃饭去打鱼。”

“那就愿你长命百岁，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喽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拌米饭，煎香蕉，还有一点炖菜。”

男孩是把饭菜装在一一只两层的铁盒子里从台地酒馆那儿带过来的。两套刀叉和汤匙放在他的口袋里，每一套都用餐巾纸裹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那个店主。”

“那我得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了，”男孩说，“你就没必要再谢他了。”

“我会给他一条大鱼的肚子肉，”老人说道，“他不正一次这样帮我们了吧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那我得给他比鱼肚子肉更好的东西了。他真关心我们。”

“他还给了两个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罐装啤酒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这次是瓶装的，阿图埃伊牌，我还要把瓶子拿回去的。”

“你真好，”老人说道，“我们吃吧？”

“我一直在叫你吃啊，”男孩轻轻地对他说，“你没准备好，我可没打算打开盒子。”

“现在我准备好啦，”老人说，“刚才我只是需要点时间来洗漱。”

你到哪里去洗漱呢？男孩心想。村子里有水的地方顺着路往下还有两条街呢。我得让他这里有水用，男孩心想，还得有肥皂和一条好毛巾。为什么我这么粗心大意呢？我还得给他再弄一件衬衣和一件夹克过冬，还得有鞋，另外还得一床毛毯。

“你的炖菜好极了。”老人说道。

“跟我说说棒球的消息吧。”男孩问道。

“在美国联赛里头，是扬基队赢了，正如我说过的那样。”老人高兴地说。

“可他们昨天输了。”男孩告诉他说。

“那没什么。大迪马乔又生龙活虎了。”

“可他们队里还有其他人呢。”

“当然。可有他就大不相同了。在另一个联赛组里，布鲁克林对阵费城，我得选布鲁克林队。不过，我又想起了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球场里打出的特别棒的那几球。”

“没有人能打出这样的球。他打出的是我见过的最远的球呢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以前老来台地酒馆吗？我还想过要带他一起去打鱼，但没好意思跟他说。后来我让你去跟他说，可你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们都大错特错了。他有可能跟我们一起去的。那样，我

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。”

“我倒是很想带大迪马乔去打鱼呢，”老人说，“听人说，他的父亲过去就是一位渔民。也许以前他和我们一样穷，会懂得我们的好意的。”

“老西斯勒的父亲过去一点都不穷，他父亲像我这样大的时候就在两大职棒联赛^①中打球了呢。”

“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，就在一条开往非洲的方桅船上当水手了，我还在傍晚时看到过海滩上的狮子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告诉过我的。”

“我们该聊聊非洲呢还是棒球？”

“我觉得还是聊聊棒球吧，”男孩说，“跟我说说老约翰·J.麦克格洛吧。”他把J说成了“霍塔”^②。

“他以前也常常光顾台地酒馆。可他一喝酒就变得很粗暴，说话生硬刺耳，很不好相处。除了棒球，他还很关心赛马。无论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都装着马匹名册，还经常在电话里说到马匹的名字。”

“他可是位大经理，”男孩说，“我爸爸觉得他是最大最大的一位经理呢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道，“如果杜洛彻每年都到这儿来，你爸爸就会觉得他是最大最大的经理的。”

“那么，哪个才是真的最大的经理，鲁克还是迈克·冈萨雷兹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不分上下。”

“不过。最好的渔夫，是你老人家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还有许多人比我更好呢。”

“哪里^③，”男孩说，“好渔民很多，打鱼能手确实也不少，可最好的只有你一个。”

① Big Leagues：美国两大职业棒球联赛。

② Jota：西班牙语中，字母J读作“霍塔”。

③ Qué va：西班牙语，意为“哪里”，谦词或者表轻微反驳。

“谢谢。你的话让我很高兴。我只希望不要有大得让我对付不了的鱼，说明我们这样想错了就行啦。”

“只要你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身上还有劲，就不会有这样的鱼的。”

“也许我的身子骨不像我想的那样壮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可我懂得很多窍门，也有决心。”

“现在你该去睡觉了，这样明天早上你就会精力充沛。我也要把东西都拿回台地酒馆了。”

“那就晚安啰。明早我来叫醒你。”

“你成了我的闹钟啦。”男孩说。

“年纪就是我的闹钟，”老人说道，“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会醒得这么早呢？是为了让白天过得长久一点吗？”

“我可不知道，”男孩说，“我只知道小孩子爱睡懒觉，睡得沉。”

“我会记得的，”老人说道，“我会及时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让他来叫醒我。那样好像我不如他似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好好睡吧，老人家。”

男孩出去了。他们吃饭的时候桌上没有点灯，老人在黑暗中脱下长裤上了床。他把长裤卷起来，里边塞上报纸作枕头。他把毯子裹在身上，身下则是铺在破旧弹簧床上的旧报纸。他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，还梦见了他儿时看到的非洲和那长长的金色海滩，还有那白得刺眼的白色海滩，以及高耸的岬角和褐色的大山。如今他每晚都住在海边，在梦中无数次听到海浪咆哮，看到本地的小船在海浪之中穿行。睡梦中他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味道，闻到了清晨大陆风^①所带来的非洲气息。

通常来说，他一嗅到大陆风的味道就会醒来，穿好衣服去叫醒男孩。可这天晚上大陆风的味道来得很早，而他在梦中也知道它来得太早，所以就继续酣睡，在梦中看到了从海中耸起的群岛的白色之巅，然后就梦到了

① land breeze: 大陆风，即从陆地吹向海洋的风。

加那利群岛^①的各个海港和近岸锚地。

他不再梦到暴风雨，不再梦到女人，不再梦到大的事件，不再梦到大鱼，不再梦到搏斗，不再梦到力量的角逐，也不再梦到他的老伴。如今他只梦到不同的地方，以及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在薄暮中如小猫般玩耍，他喜欢它们，就像喜欢那个小男孩一样。他从未梦到过那个男孩。他完全醒了，看了看敞开的门外皎洁的月亮，打开卷起的长裤穿上。他在棚屋外小便完，然后顺着大路去叫醒那男孩。清晨的寒气让他瑟瑟发抖，但他知道发抖会让自己暖和起来，并且很快他就会划船下海了。

男孩的房门没有上锁，他打开门，光着脚悄悄走进去。男孩睡在第一间房子里的一张帆布小床上，快要逝去的月光射进房间，老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男孩。他轻轻地抓住男孩的一只脚握在手里，直到男孩醒来，翻过身看着他。老人点点头，男孩便抓过床边椅子上的长裤，然后坐在床上将裤子穿上。

老人走到门外，男孩跟在他身后。男孩仍然很困，老人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很抱歉。”

“行啦，”男孩说道，“这是男子汉该做的事情。”

他们顺着大路走向老人的棚屋，一路上，在黑暗中，已经有一些光着脚的人扛着船桅在走动。

他们到了老人的棚屋后，男孩抓起篮子里的几卷鱼线和鱼叉鱼钩，老人则将桅杆连同收拢的帆扛在肩上。

“你想喝点咖啡吗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我们把索具先放到船上，然后再喝吧。”

他们在一个专门招待渔民的早市上用装炼乳的罐子喝了咖啡。

“你睡得怎么样，老大爷？”男孩问道。尽管仍然有睡意，但他现在完全清醒了。

“很好啊，马诺林，”老人回答道，“今天我很有信心呢。”

^① Canary Islands：加那利群岛，位于非洲。

“我也是，”男孩说，“现在我得去拿我们的沙丁鱼和你的新鲜鱼饵了。他会自己去拿索具。他从不想让别人去扛的。”

“我们不太一样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才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扛东西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男孩说，“我马上回来，再喝一杯咖啡吧，我们在这儿可以赊账的。”

他离开了，光着脚在珊瑚石子上走向放鱼饵的冰库。

老人慢慢地喝着他的咖啡。这将会是他一整天所吃的东西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喝完。现在他很厌烦吃饭，这种状况已经很久了，因此他从来不带中饭上船。他放一瓶水在船头，那就是他一整天所需要的东西。

现在男孩带着沙丁鱼和两份用报纸裹着的鱼饵回来了，于是他们就踩着粗糙的沙石，顺着小路走向小船，然后抬起小船推向水中。

“祝你好运。老大爷。”

“祝你好运。”老人说。他把船桨上的绳结套到桨钉上，弯下腰把桨叶往水里一划，就开始在黑暗之中划出港口。从别的海滩出来的其他船只也开始出海，老人听得见他们桨起桨落的声音，尽管月亮已经落山，看不到他们。

有时会有人在船上说话。不过，大多数船只都是静悄悄的，只有落桨之声。他们一划出港口便分散开来，各人都向着自己希望找到鱼的海域而去。老人知道自己越走越远，已经将陆地的气息抛在身后，划入了纯净的、清晨时分的海洋气息里。当他划过一片海域时，他看到了马尾藻发出的磷光，渔民们把那片海域称作“深井”，因为那里有一个突然下陷深达七百英寻^①的深渊，由于洋流碰上陡峭的海底所形成的漩涡，各种各样的鱼都聚集到这里，有密集的小虾和钓饵鱼^②，有时最深的洞穴里还有一群群的乌贼，它们在夜间会游到海面上来，那些游弋的大鱼就以它们为食。

在黑暗中，老人能感觉到黎明的到来，划船的时候，他听到飞鱼离开

① fathom：英寻，测量水深的英制单位，相当于6英尺，即1.8288米。

② bait fish：钓饵鱼，一种小的用作鱼饵的鱼，如鲤科小鱼。亦拼作 baitfish，多用于北大西洋沿岸。

水面时发出的颤音，以及它们在黑暗中凌空而去时绷紧的翅膀所发出的啞声。他很喜欢飞鱼，因为它们是他在海上时最主要的朋友。他很同情鸟儿们，尤其是那种小而脆弱的黑色燕鸥，它们总在飞翔，总在寻觅，可几乎从未觅到过什么食物，所以他想，除了强盗鸟和那些大型的、强壮的鸟儿，鸟儿们的生活过得可要比我们艰难啊。为什么要让鸟儿们如海燕那样脆弱细小，而海洋却可以那么残暴呢？海洋是亲切而十分美丽的，但她有时却会十分残暴，并且这种残暴又来得如此突然，因此当这些飞翔的鸟儿点着水觅食时，它们那细小而哀伤的叫声在大海面就显得太过柔弱了。

他总是把大海看作 la mar^①，那是人们喜欢她时用西班牙语称呼她。有时那些喜欢大海的人也会说她的坏话，不过他们说起来时，总是把大海当成一位女性。一些将浮标当成鱼线浮子，靠卖鲨鱼鱼肝赚了很多钱，然后买了汽艇的年轻渔民们，说起大海来却都用阳性的 el mar。他们将大海说成是一个对手，或者是一个地点，甚至是一个敌人。不过，老人却总是将大海当成一位女性，当成一个可以给予或者收回其偏爱的人，假如她做了野蛮或者刻毒之事，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。月亮喜爱大海，就像喜爱一位女性一样，他想。

他稳稳当当地划着船，一点儿也不费力气，因为他的速度控制得很好，并且除了偶尔有几个洋流带起的漩涡之外，海面上平滑如镜。他让洋流分担了三分之一的力气，而天色开始放亮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所到之处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预期的目的地。

我在那些深渊上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，却什么收获也没有，他想。今天我要找出金枪鱼群和青花鱼群的所在，没准会有一条大鱼跟着它们的。天色真正大亮之前，他已经放出鱼饵，让船随波逐流了。一条鱼饵放到了四十英寻深的水下。第二条放到了七十五英寻深，而第三条和第四条，则分别放到了海水下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深处。每一条鱼饵都头朝下，鱼钩前部都裹在钓饵鱼的肚子里，拴得牢牢的，缝得很结实，而鱼

① la mar：西班牙语中对海洋的阴性称呼，其阳性称呼为 el mar。